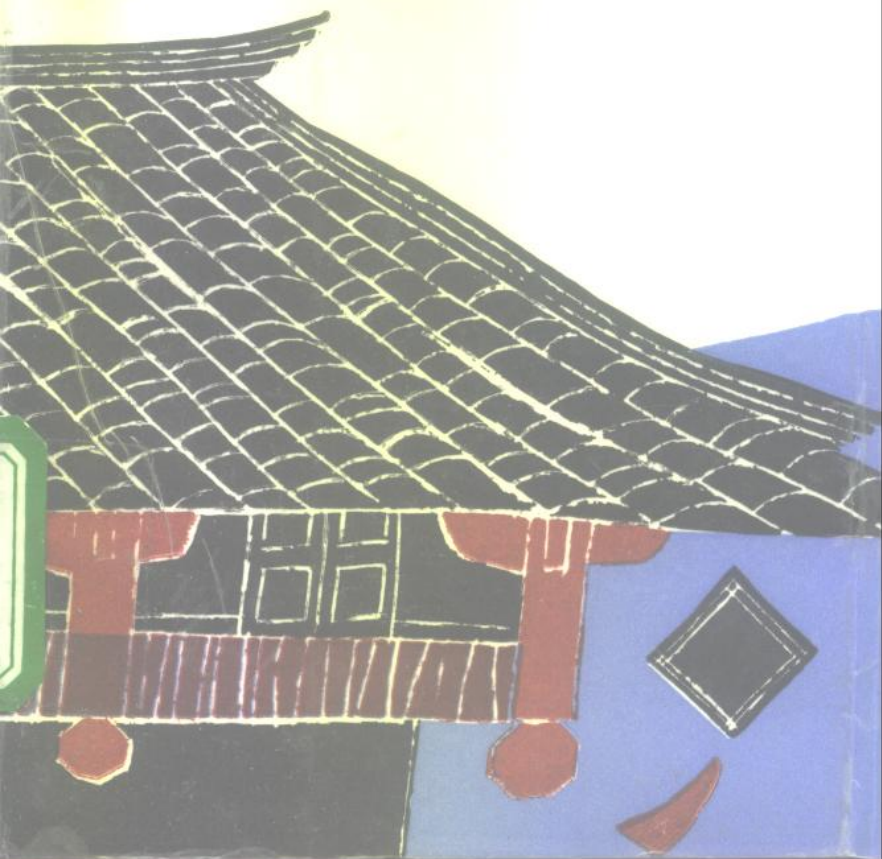


季
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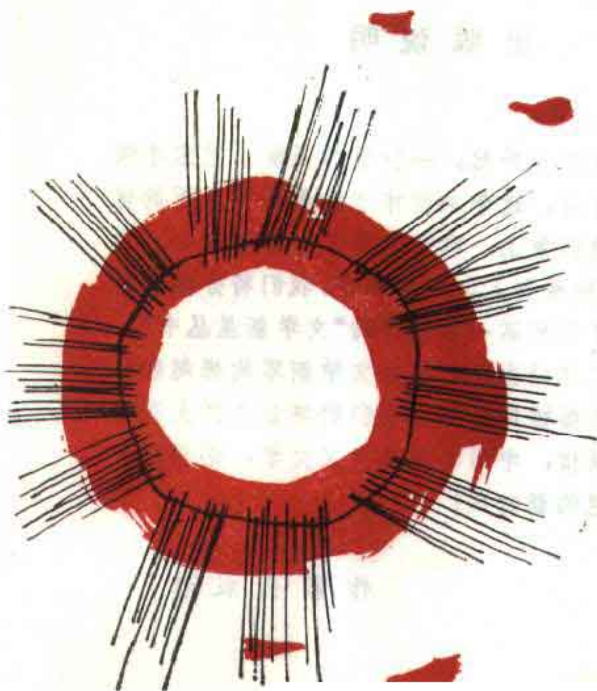
当 铺



季
宇

当 铺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铺/季宇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5. 6

(文学新星丛书)

ISBN 7-5063-0934-3

I. 当… II. 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1806 号

当 铺

作者: 季 宇

责任编辑: 水 舟

责任校对: 马云燕

装帧设计: 远小近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787×960 1/36

字数: 159 千

印张: 9.125

插页: 6

版次: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934-3/I·925

定价: 9.5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序……陈登科 1

墓 7

当 铺 18

割 礼 83

盟 友 137

灰色迷惘 215

序

陈 登 科

我和季宇在一个单位共事多年，直接交往却很少，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人和名字都对不上号，但关于他的人品、文品，倒是多次听人谈起，大家反映都非常好。

要说真正认识季宇，还是读了他的《当铺》之后。那是不久前，文学基金会、作协及文学院联合召开他的作品讨论会，季宇邀请我出席，他的《当铺》深深地感染了我，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。这次他的作品选编成集，约我作序，我便欣然同意。

我因年纪大了，眼睛不大好，对读书规定很严，一般作品轻易不读，但我却仔细地读了季宇的作品。一读之下，如同扒开沙土，一块块闪光的美玉便跃然而出，使人惊喜，更深感后生可畏。

这个集子所选的作品为四个中篇、一个短篇，这只是季宇创作的一部分，但却各有特点，各具特色。

《当铺》是一篇颇令我感兴趣的小说，作品写得沉稳，写得厚实。这是一个关于当铺世家的故事，当铺老板朱华堂是个吝啬、自私透顶的人物，他的儿子却与父亲完全相反，是个放荡的花花公子，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不可避免，而这中间又夹了一个城府颇深，忠奸并存的店铺伙计田七。于是，这场争斗就变得更加复杂，更加精彩了。小说写到了阴谋与反阴谋，复仇与反复仇，错综复杂，玄妙无穷……但这些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。当铺老板是一个写得很成功的人物，他的怪吝简直被作者活生生写到骨头缝里去了。在他身上既有土财主视钱如命的一面，又有大商人精明狡诈的一面，这些交融在一起，因而使这个人物有了更多的特点，更典型的东西。可以说，他是一个十足的金钱动物。在他眼里，一切都是为了钱，除了钱其它任何东西都无足轻重。他最不能容忍儿子对他的背叛，包括生活方式、思想方式的背叛。他对儿子的严厉管教几近于摧残，这就造成了十年后儿子对他进行更加疯狂的复仇。就在儿子步步紧逼，老子行将崩溃之时，田七开始露出了“峥嵘”。儿子对付老子是不择手段的，而田七对少爷更是变本加厉。他以恶治恶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。但这胜利的代价同样是对善与美的践踏，对人性的扭曲。作者把这些赤裸裸地撕碎开来，给人心灵以极大的震撼。此外，这篇小说在叙述语言、营造氛围等方面

也颇具特色。作品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、生活气息，以及民俗色彩。

与《当铺》题材相近的一篇是《盟友》。《盟友》的故事背景是在辛亥革命前后。新军军官马新田怀才不遇，备受压制，而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天毅却是同盟会员。在何的策动下，马新田联络大别山刀客首领蓝十四，发动反清起义。起义成功后，三人歃血为盟，结成生死兄弟。但后来一向风流成性的马新田却被蓝妻的美貌所吸引，这就埋下了隐患。由于害怕不轨行为泄露，他竟在发兵讨袁前夕，突然倒戈，导致蓝十四被杀，何天毅自杀。在这篇小说中，季宇同样写到了情欲、阴谋、谋杀，等等。但他没有满足于故事的叙述，在人物塑造、情节发展中，始终关注的是自我欲望、人格缺陷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。这种作用有时是积极的，有时又是具有极大破坏力的。从而，对人性，对历史作出了更深层的思考。

这个集子里的另外几篇小说则与上述两篇迥然不同。这不同，不仅因为它们都是写当代生活的，而且在手法、结构、语言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变化。

《割礼》把笔触伸向了一种少见的习俗。选材的本身就很独特，很新鲜。主人公曲世礼是一位有名的“大先生”。当地习俗称医生为“先生”，而行割礼的医生则为“大先生”，表示格外尊重。但在极左路线影响下，曲世礼这样一个祖传的大先生却遭到

了种种辛酸的意想不到的磨难。小说采取的是新写实手法，不动声色，娓娓道来，把一个民间医生曲折、坎坷、不幸的命运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尤其是结尾出人意料，曲世礼在一次失败的手术中恢复了自己做人的尊严，读之令人荡气回肠，浮想联翩。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作者善于发现生活，开掘主题的艺术匠心。

《灰色迷惘》和《街心花园的故事》（未收入此书）是两篇在艺术手法上颇为新派的小说。前者结构随意，语言轻松幽默，挥撒自如。小说没有复杂的情节，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，只是写了一个个貌似孤立的事件和人物，但作者的叙述是很有趣味的，读者被内在的紧张吸引着，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的是什么事，却又感到有什么事情会发生。当结尾“选举事件”发生后，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被这根线提了起来。作品撒得很开，又收得很利索，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结构作品的能力和技巧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车间主任的淫威下，由他一手操纵的选举最后取得了胜利。这胜利无疑是在宣告“恶”的强大，同时也表现了善的软弱，而这一切都归结于人性的萎缩，这正是作品的深刻之处。鲁迅先生早在几十年前，就对国民性进行过深刻的批判，但在新的时代里，有些悲剧仍在重演，这是令人痛心的，也促人深省。《街心花园的故事》则写了一个“雕像恋”的故事，作者吸取了某些拉美作家的表现手法，

整篇写得扑朔迷离，充满神秘气氛，但又很耐读，让读者在品味故事的同时，再次感到人性扭曲的恐怖，更感到摆脱违反人性的束缚，重建健康、健全人性的必要。

总的说来，我感到季宇的这个集子有以下几个特点：一是题材广泛，作品呈多样性，这和作者丰富的经历分不开。他下过放，当过兵，上过学，并在机关、工厂工作过。生活是创作的源泉，这些生活使他的创作有了丰厚的基础。二是注重对人性的探索，这是几篇小说给人的突出印象。无论《当铺》中父与子的血腥搏杀，《盟友》中的兄弟反目，还是《灰色迷惘》中萎缩性人格，《割礼》、《街心花园的故事》中的扭曲、变态的人物，无不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底蕴的深层次的思考和追求。除此之外，他的作品写得从容，厚实，没有浮躁之气，表现出了扎实的功力和艺术才华，这些都是十分可喜的。

近年来，季宇的创作在安徽青年作家中是冒尖的一个。他写得扎实，结构严谨，题材面也很广阔，但他并不“炒”自己。我一直认为，作品是写出来的，不是“炒”出来的，那种炒盐豆式的作品，实是淡而无味。季宇所“吃亏”之处，在于他不会自我宣扬，自我吹捧，只知埋头写作，苦干实干，不知如今商品市场的道道，不会钻营，广交媒体，为其鼓噪，为其叫卖。但真正的作家就应该这样。

看到安徽能有季宇这样的青年人在壮大我们的

作家队伍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前段时间，有人谈到振兴皖军。如何振兴？就是要做一些具体实在的工作，多出几个季宇式的、苦干实干、人品文品都好的青年作家，这样才能见成效。

1994年10月29日于合肥

墓

“就这样吧？”那个老的说。

“就这样吧。”陆子离附和道。

坐在他对面的是一老一少两个人。陆子离不认识他们，也从未见过。他们是持介绍信来找他的。他们说他们是统战部的。他们专程来找他，找他找得好苦。他们说他们是怎样找到他的，他们又说是谁让他们来找他的，他们还说为什么要找他。他们一直不停地说。他们说得很，很认真，也很急切。他们在和他说话。

陆子离感到胸口闷得很。天很热。是不是要下雨？

该说的终于说完了。那老的看了一眼年轻的，年轻的也看了一眼老的。接着，他们便一起看着陆子离。

“那就这样吧。”老的又一次说。

“就这样吧。”陆子离又一次附和道。天很闷。像是要下雨。

他们向外走去。

握手。老的在先，年轻的在后。他们和他握手，用的都是双手，极热情极感动的样子。

临走前他们告诉他，一切都由他们安排，他不用操心，到时他只要去一下就可以了。他们派专车来接他。

他们又一次握手。还是老的在先，年轻的在后。但用的是单手，极轻松极愉快的样子。

陆子离站在门前看着他们的车驶走。是一辆银灰色的进口轿车。不是国产的，是进口的。车顶在阳光下闪了一下。

陆子离感到腿有点痛。是那条伤腿。那条伤腿是在劳改农场时弄断的。当时他肚子疼极了，蹲在地上，有人走过来踢了一脚，腿就断了。以后，就常常痛。

那条伤腿常常痛。痛起来就像用鞋钉轻轻地往里砸。他住院时，医生就是这样把一根铁钉砸进去的。

他感到腿有点痛。

陆子离也算是老革命。厂里许多人都看不出，他还是老革命。宣布他离休的时候，好多人都惊讶了，没想到他是老革命。老厂长也只是退休。他是离休。

他是老干部，是老革命。

陆子离是1946年在南京读大学时加入地下党的。那时，他才十八岁，正和国文系的一位女生在谈恋爱。她长得很美：弯弯的眉，小小的嘴，脸是圆圆的，很白，酒窝也很深，笑起来就更深。她叫周小珮，长得很美。他和她谈恋爱。他们是自由恋爱。

他叫她：珮。

她叫他：陆。“子”和“离”这两个字都不好叫，于是她叫他：陆。

周小珮比他大两岁，是浙江金华人。她是地下党，还是支部里的一个负责人。陆子离当时并不知道。他是后来才知道的。

周小珮经常对他说：国民党腐败透顶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

周小珮还说：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你应该参加革命工作。

陆子离就这样参加了革命，参加了地下党。那是1946年的冬季。周小珮告诉他组织上批准他入党的那一天，是在正月里。那一天，他记得，南京城落了一场小雪。

但后来周小珮牺牲了。她是1948年被捕后被杨森的人秘密处决的。和她一起就义的还有十几名党员和进步青年。那次“白色台风”是由于叛徒告密造成的，组织受到严重破坏，几近瘫痪。

他却侥幸逃脱了搜捕。

是杨汉雄救了他。

读大学的时候，陆子离寄宿在韭菜园的一个亲戚家。这个亲戚原先是做百货生意的，由于年纪大了，生意也不景气，他就盘掉了店铺，靠出租房子，过起寓公的生活。陆子离当时就寄宿在他家里。

住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学生。其中有个戴眼镜的青年，高个子，穿着一件蓝布长衫，文质彬彬的模样。他的房间就紧挨着陆子离。在走廊和楼梯上不免要常常照面，总是互相点点头，有时笑笑，说些“忙啦”，“吃过了”之类的客套话。有一天，这个青年人要晒箱子，陆子离刚好从他门前过。

他说：“麻烦你帮一把。”

陆子离就帮他把箱子抬了下去。箱子里有几件衣服，还有一些书，大多是医书。

陆子离说：“你是学医的？”

他说：“将来好混碗饭吃。”

陆子离笑了一下，他也笑了一下，便各自忙自己的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这个青年来串门子。陆子离才知道他叫杨汉雄，是医学院的学生。

且，竟然是同乡。

陆子离拿出了家乡的封缸老酒，杨汉雄到街上买了几样小菜，还特地绕道前街买了一碗家乡的米粉糕。他们就对喝起来。喝到高兴处，便高一声低

一声地唱起了锡剧，一直闹到大半夜。

以后，就常常对喝。

以后，就成了好朋友。

一天又喝酒。陆子离多喝了几杯，有几分醉意。

说：“汉兄，你说我像共产党吗？”

杨汉雄朝着他笑。

“你醉了。”

“我没醉。”

杨汉雄又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没笑什么。”

陆子离觉得被他轻看了。说：“告诉你，我就是共产党。”

杨汉雄还是笑。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他眯着眼睛看着他。这一回他不笑了。他眯着眼，那里有一道很锐利的光。他就这样看着他。

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共产党。”

陆子离猛然醒过酒来，身上有些冷。他朝杨汉雄笑了一下。笑得不自然。

他说：“你真信？”

杨汉雄说：“我真信。”

陆子离完全清醒了。他咬咬嘴巴，然后摇着头大笑起来。笑得很夸张。说：“汉兄，你可真有意思！我是说着玩哩，你怎么就当真了？”

杨汉雄这时也笑了，说：“我知道你说着玩哩。我怎么会当真？”

他说：“喝酒！”

他也说：“喝酒！”

但陆子离已心思重重，魂不守舍。第二天见到杨汉雄，陆子离还是心思重重，魂不守舍。

他说：“汉兄，昨晚我可对你说些什么？”

杨汉雄说：“没说什么。”

陆子离又说：“昨晚我喝多了，迷迷糊糊的。我真的没对你说些什么？”

“真的没说什么。”

陆子离这才放心了。陆子离不再心思重重，魂不守舍。

这以后没多久，组织上指示陆子离到工厂去工作，他便退了学，搬出了亲戚家。他是悄悄走的。他很想和杨汉雄告别一下。但这是违反组织规定的。他没有告别。他悄悄走了。他把剩下的两瓶封缸酒留在了杨汉雄的屋里……

统战部的人又来找他了。

还是那一老一少两个人。这次他们没带介绍信。他们已经和他见过面。他们不再叫他“陆子离同志”。老的他叫“老陆”，年轻的叫他“陆老”。

汽车把他们送到小梅山墓地。那是一辆银灰色的进口轿车。不是国产的，是进口的。车顶在阳光

下一闪一闪的。

小梅山是埋死人的地方。大梅山也是埋死人的地方。大梅山是烈士公墓，埋对革命有贡献的人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埋在那儿的。小梅山什么人都可以埋。只要你想埋就可以埋。

在一座新起的墓前。

老的说：“就是这，你看可以吗？”

年轻的说：“杨夫人表示这次回来要为前夫修修墓，所以市里专门批了款。”

陆子离看着这座市里批专款修的墓，看了很久。墓是用水泥砌的，砌得很结实，周围还有一个镶马赛克的花坛。墓前竖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：杨汉雄先生之墓。

陆子离眼睛模糊了。他又想起第二次见到杨汉雄的情景。当时他拼命地跑，他要摆脱特务的追赶。他是在一家书铺和一位同志接头时被特务发现的。特务的出现使他们的接头不得不暂时中断。他放下围巾，想在人群中混出去。这时听到有人喊：“他就是陆子离，别让他跑了！”喊话的就是那个叛徒，他坐在路边的黑色别克牌汽车里指着他喊。陆子离狂奔起来。他拼命地跑。他听见身后的枪声和喊叫声。

后来他冲进了一座灰楼。

后来他冲上二楼。

后来一个年轻的太太开了门。

后来他就看见了杨汉雄。